

中国作家榜唯一推荐版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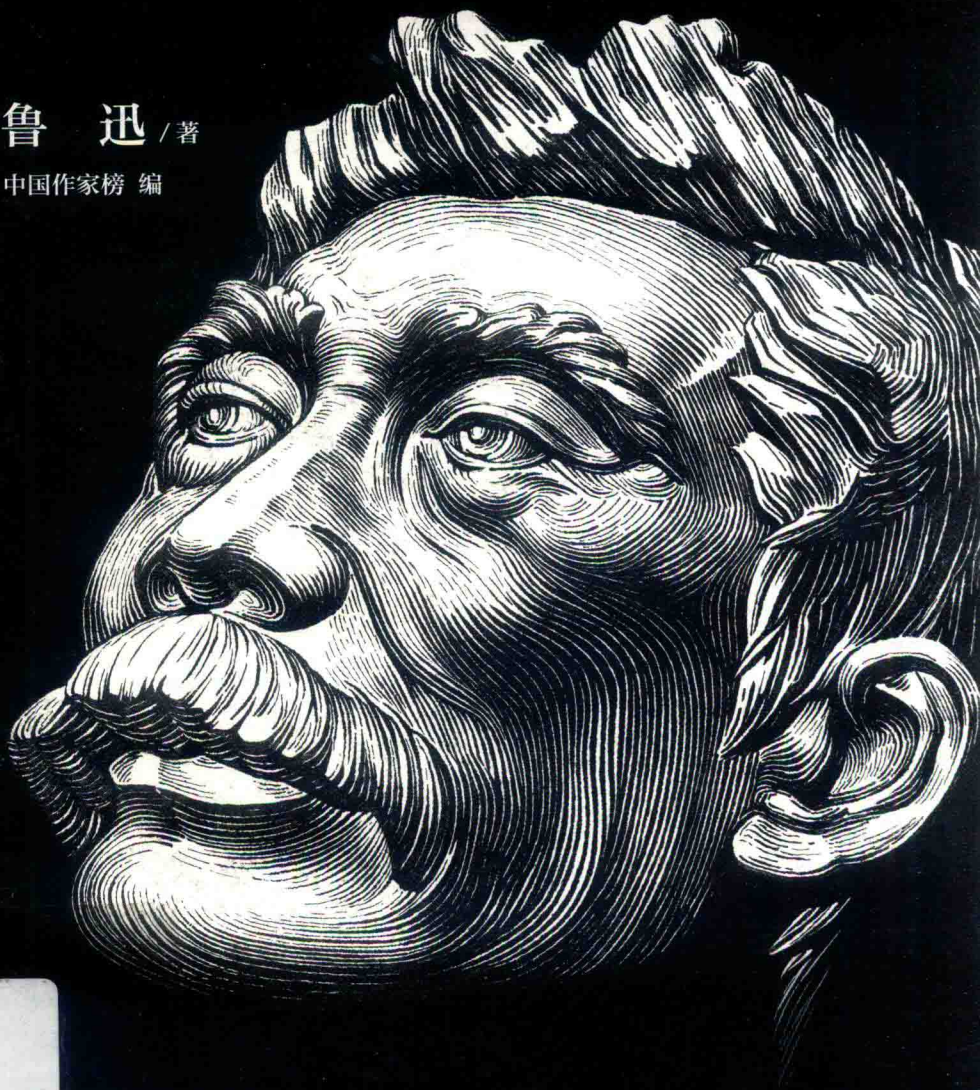


鲁迅经典全集

IV 家书集

鲁迅 / 著

中国作家榜 编





鲁迅经典全集

Ⅳ 家书集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迅经典全集:插图本珍藏版. 4. 家书集 / 鲁迅著;
中国作家榜编. -- 长沙: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5.9
(作家榜版鲁迅全集·星经典文库)

ISBN 978-7-5561-1011-7

I. ①鲁… II. ①鲁… ②中… III. ①鲁迅著作—全集
②鲁迅书信—选集 IV. ①I210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92383号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全案策划

大星(上海)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

湖南人民出版社 [http://www.hnppp.com]

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 410005

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880×1230毫米 32开本 10.5印张

字数: 120千字

定价: 59.00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, 请联系 021-60839180 调换)

亲爱的

Dear _____

这是鲁迅先生

This is a precious gift Mr. Lu Xun

留给我们的珍贵礼物

left for us.

我把它送给你

Here I present it to you.



出版说明

从一九一八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，到一九三六年离世，短短十八年，鲁迅先生创作、翻译、整理、编纂等全部作品，累计多达一千五百万字，皇皇巨著，传阅至今，征服了亿万读者。

时至今日，出版界已有的鲁迅全集，多追求系统全面或热衷政治解读。作家榜版鲁迅经典全集，开创性通过互联网进行广泛深入的读者调研，浓缩汇集了近二十年来鲁迅研究成果，纠正现存其他各种版本已知讹误，最终精选鲁迅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 384 篇，确保每一篇文章都有趣有温度，每一篇都是最具代表性的不朽经典，值得反复阅读；所有的篇目都跟今天的读者息息相关，无论读者年龄大小都无障碍阅读，更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过时。

作家榜版鲁迅经典全集，首次将鲁迅家书精选收录，可以让您在轻松愉悦的阅读中，走进鲁迅最隐秘的内心世界，了解鲁迅先生的温情；首次小说、散文和书信中加上全新导读，避免误读、误解、误会鲁迅；首次收入鲁迅本人珍藏的各国明信片、版画及亲友照片，让鲁迅变得生动活泼，亲切可感；首次加入趣味横生的纯手绘插图，让您获得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……

我们希望奉献给读者一套有史以来最适合阅读、最值得珍藏的鲁迅全集。

我们相信，通过作家榜版鲁迅经典全集，您将了解一个最有魅力的中国作家，一个亲爱的鲁迅，一个百分之百的鲁迅。

编选《鲁迅经典全集》，我们的体会是：

粗鄙的时代读鲁迅，你会风雅；
娱乐的时代读鲁迅，你会智慧；
功利的时代读鲁迅，你会悲悯；
变革的时代读鲁迅，你会清醒。

中国作家榜《鲁迅经典全集》编委会

亲 爱 的 鲁 迅

——《作家榜版鲁迅经典全集》总序

一个好作家必须有一只猫咪。爱伦·坡有一只猫咪，海明威有一只猫咪，马克·吐温有一只猫咪，布罗茨基有一只猫咪，博尔赫斯有一只猫咪，村上春树有一只猫咪。

但，鲁迅没有猫咪，而且，他还仇恨猫咪，甚至，他养过一只拇指大小的隐鼠。

他梦想生活在百草园，与蟋蟀们待在一起，与木莲覆盆子们待在一起，与美女蛇待在一起。白天，看云雀从草丛蹿向云霄；夜晚，等着老和尚在枕头底放一盒飞蜈蚣，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。当然魔幻又炫酷，但大人们不答应，将他送进城里最严厉的学校里。

在三味书屋，他识了字，见几千年的历史全是吃人，他扯开嗓门大声呐喊——他朝阿Q呐喊，朝闰土呐喊，朝孔乙己呐喊，朝祥林嫂呐喊，朝九斤老太呐喊，朝单四嫂子呐喊，朝蓝皮阿五呐喊，朝红眼睛阿义呐喊……整个世界都听见了他的呐喊声。

他亲眼见过一个鬼，叫做无常——有一年，爷爷高考满分，被皇帝点了翰林；又一年，父亲高考作弊，爷爷又成了等死的囚犯。

田地卖光了，父亲病倒了，大厦将倾了，15岁的孩子要做

顶梁柱，清晨或黄昏，他奔跑在绍兴城中的小巷，去请名医们开药方，名医们的药引浪漫得要死：要么是原配的蟋蟀，要么是经霜的芦根。但浪漫是靠不住的，37岁的父亲终究还是撒手而亡。

曾经，绍兴新台门那六扇朱漆大门中的小王子，转瞬之间沦为乞丐。他从母亲的手中接过落满泪水的八块钱，逃异地、走异路、去寻求别样的人。没想到，一路上，他三闲二心，南腔北调，最终混成了个吐槽王、大毒舌。

一个矮小的人却藏有巨大的悲伤，他把这些悲伤写在纸上。这个世界不理睬他的悲伤。而他的悲伤比河流要长。

许多年后，一个叫大江健三郎的日本作家接到了诺贝尔文学学院的电话，很狂喜，急切地向母亲报喜。母亲很不高兴，问，鲁迅先生获过这个奖吗？大江健三郎瞬间石化了，羞愧了好久。后来，大江健三郎说，我一生的写作就是为了向这个人致敬，就是为了靠近他。

在日本，他学过医，入过革命党，但最终，他没做成一个像样的医生和革命党。甚至，也没能像弟弟一样，娶上一个日本姑娘。最不堪的是，这个日本姑娘还把他两兄弟都打败了。

但男人们都打不败他。许多会写字的人都有跟他对撕的惨痛，几乎，每个对撕倒地的，爬起来后都会献上膝盖。因为，他撕得风趣，撕得高雅，让每个对撕的家伙都自愧不如。

他身高不足一米六，却是帅毙酷毙的一代男神，一米八的萧伯纳赞美他好看，他告诉萧伯纳：等到我老了，会更好看。

世上的作家都喜欢换马甲，但没有一个作家的马甲比他

的多。他一生共用过 180 多个马甲。甚至，他还让自己的马甲相互说话。看上去多么荒谬，多么孤独，又多么挖心。

生命中，他热爱微小的事物，他叫许广平小刺猬。一个雨天，许广平去看他，那一晚，他画了一只小刺猬，打着一把小雨伞。

按星座的说法，他与他的小刺猬大约确乎是绝配，不止因为天秤与水瓶都爱做白日梦，而且，水瓶的从容也大约确乎能够安抚天秤那颗摇晃的、不安的心。

在厦门，他因为思念他的小刺猬，去一株相思树下静坐，偶然看见一匹猪吃相思树叶子，他勃然大怒，与那匹猪展开决斗，一个同事见了，惊问究竟，他说，这是个秘密，不能告诉你。

他唯新是求，嫌衣服太老土，在东京时自己设计了一套鲁式服装。但是，当东北姑娘萧红穿了一身难看的衣裳在他眼前晃荡，逼问他好不好。他又说，谁穿什么衣裳，我是看不见的。

在上海，他有时穿着补一大块补丁的布衣服出门。他去外国人的公寓拜访朋友，电梯司机不准他乘电梯，要他一步步爬到九层楼。

16 岁前，他因为矮小而迅速，大人们叫他胡羊尾巴；46 岁了，他还常常会在他的小刺猬前，从长条板凳上跳过来，又跳过去。

他跟铁杆许寿裳说，鲁迅这个笔名的意思是：愚鲁而迅

速。许寿裳说，不就是胡羊尾巴吗？他们于是哈哈大笑。

但林语堂却称他为“令人担忧的白象”。因为他太特别了，特别得令人担忧。

在延安，毛泽东通宵达旦读鲁迅，还将《鲁迅全集》随身带到中南海，是他晚年的手边书。他说：“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。中国圣人不是孔子，也不是我，我算贤人，是圣人的学生。”

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信仰鱼肝油，几乎每天都吃，而且让儿子海婴跟着吃，海婴在疯长，重得像石头，他说鱼肝油太厉害了。

五岁的海婴进了幼稚园，识了几个字，回来告诉他，你如果字写不出来，只要问我就是。他简直惊呆了。

听说幼稚园要放两礼拜假，他就发了愁。因为海婴已经发现了他打孩子的秘密：每一回的声音都很响，但一点也不痛。

他热爱自由，但他不敢跟没有爱情的朱安太太离婚，他说，那是母亲的太太。差评。

他把钱袋子看得紧，比金牛座还抠门。他的小刺猬跟他写信哭穷，他竟然装着看不见。再差评。

他喜欢说笑话，如果有人说了笑话，他会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，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。

小说发表了，被胡适狂点赞。他请点赞大师吃饭，第一道菜点的是辣椒梅干菜扣肉。点赞大师非常不解。他解释说，“夜深人困时摘下一支辣椒放进嘴里，嚼得额头冒汗，周身发软，

睡意顿消，比咖啡要好。”点赞大师不敢点赞了，只好摇头。

他喜欢吃面包，见租地附近新开一家白俄饭店，很高兴，但黑面包比黄面包贵，冰淇淋一杯要卖三毛钱。他又很不高兴，预祝饭店倒闭关门。

他每天抽烟 30 支，抽得手指发抖，也停不下来。他的小刺猬管束他，他又闹脾气。他向林语堂讨主意，林语堂说，戒烟其实蛮容易，每天都可以戒几回。

他生了病，胡思乱想，以为要挂了，准备写遗书，突然想到稿费，一骨碌爬起来，病立马就好了。他说，生小病，还有钱，就是福。二者缺一，就是俗人。

最终，他带着咳嗽离开了这个世界，还给世界留了遗书，说是赶快埋掉拉倒。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。而这个世界不理睬他的梦想，还给他准备了几顶高帽子和纪念馆，也都堂皇得吓死人。

今天的中国，一万个注册作家中，至少有九千九百九十一个渴望获得鲁迅文学奖。但鲁迅不认为自己有资格获得文学奖。可见，他比今天的作家们都谦卑。

在北京，在上海，在广州，在绍兴，几乎每一天，他的纪念馆游人如织观者如堵。但是，亲爱的鲁迅，不在教科书，不在纪念馆，不在神坛上。他在这些冷酷、讥讽、悲伤的不朽经典中。

何三坡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八日于上海大星文化

001 213 273

致许广平信 (78封)

致母亲信 (49封)

致周作人信 (18封)

致许广平信



许广平 (1898-1968)

书信中鲁迅称呼许广平“小刺猬”、“莲蓬”、“害马”、“乖姑”，她称鲁迅“嫩弟”、“小白象”。亲密不已。

许广平生于广东番禺。祖父曾做过浙江省巡抚。

1923年，25岁的许广平由天津第一女子师范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，成为鲁迅的学生。她风华正茂，感情充沛，曾经因为恋爱不顺，差点轻生。

她与同学们听完鲁迅的第一堂课，大受震撼。之后，主动向老师鲁迅提笔写信。接下来的两年时间，他们都有书信往还。

在校期间，她与鲁迅一起发起揭批驱逐北师大校长杨荫榆的运动。在毕业前一年，她在报上公开表达对鲁迅先生爱慕的情感。

1927年1月，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，许广平担任其助教和广州话翻译，与鲁迅在白云路租房同居；10月与鲁迅到上海正式同居。1929年，生子周海婴。

1932年12月，鲁迅将两人往来大部分书信编辑修改后出版，即《两地书》。这里收录的是鲁迅致许广平书信原件共78封。

从1927与鲁迅同居，直至1936年鲁迅离世，他们在一起生活了10年。此后，她负责整理出版鲁迅作品。

1941年底，日军侵占上海，被日军抓捕遭受严刑拷打。受关押76天后在内山完造保释下才得以释放。鲁迅病逝时，许广平38岁，此后一直没有再婚。1968年去世，享年70岁。

广平兄：

今天收到来信¹，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，姑且写下去看。

学风如何，我以为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，倘在山林中，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，只要办事人员好。但若政治昏暗，好的人也不能做办事人员，学生在学校中，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，待到出校和社会接触，仍然要苦痛，仍然要堕落，无非略有迟早之分。所以我的意思，倒不如在都市中，要堕落的从速堕落罢，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罢，否则从较为宁静的地方突到闹处，也须意外地吃惊受苦，其苦痛之总量，与本在都市者略同。

学校的情形，向来如此，但一二十年前，看去仿佛较好者，因为足够办学资格的人们不很多，因而竞争也不猛烈的缘故。现在可多了，竞争也猛烈了，于是坏脾气也就彻底显出。教育界的清高，本是粉饰之谈，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，人的气质不太容易改变，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，况且又有这样的环境，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，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，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

1 1925年3月11日，44岁的鲁迅收到27岁的学生许广平第一封信。许广平此时是北京女师大国文系学生，次年将毕业，对未来有些迷茫。鲁迅收到信，当天回信，称之“广平兄”，着重谈了自己的处世方法。这一年3月到7月之间，两人通信四十余封。《两地书》中的鲁迅，充满了万丈深情。

民国里特别清高的。

所以，学校之不甚高明，其实由来已久，加以金钱的魔力，本是非常之大，而中国又是向来善于运用金钱诱惑法术的地方，于是自然就成了这现象。听说现在是中学校也有这样的了，间有例外者，大概即因年龄太小，还未感到经济困难或花费的必要之故罢。至于传入女校，当是近来的事，大概其起因，当在女性已经自觉到经济独立的必要，所以获得这独立的方法，不外两途，一是力争，一是巧取，前一法很费力，于是就堕入后一手段去，就是略一清醒，又复昏睡了。可是这不独女界，男人也都如此，所不同者巧取之外，还有豪夺而已。

我其实那〔哪〕¹里会“立地成佛”，许多烟卷，不过是麻醉药，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。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——无论指导得错不错——我决不藏匿起来，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，到现在还是乱闯，倘若闯入深坑，自己有自己负责，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，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。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，说有一个乡下女人，向牧师历诉困苦的半生，请他救助，牧师听毕答道，“忍着罢，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，死后定当赐福的。”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所说，何尝能比这高明些，他们之所谓“将来”，不就是牧师之所谓“死后”么？我所知道的话就是这样，我不相信，但自己也并无更好解释。章锡琛²的答话是一定要胡〔糊〕涂的，听说他自己在书铺子里做伙计，就时常叫苦连天。

1 本书正文（ ）中内容是原件所有，〔 〕中的字为编者所加，部分脚注参考了陈漱渝先生的注释。

2 章锡琛（1889-1969）：近代出版家，与鲁迅有来往。

我想，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，但也有离开的时候，就是当睡熟之际。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，中国的老法子“骄傲”与“玩世不恭”，我自己觉得我就有这毛病，不大好。苦茶加“糖”，其苦之量如故，只是聊胜于无“糖”，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，我不知道在那〔哪〕里，只好交白卷了。

以上许多话，仍等于章锡琛，我再说我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，以供参考罢——

一、走“人生”的长途，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。其一是“岐〔歧〕路”，倘若墨翟先生，相传是恸哭而返的。但我不哭也不返，先在岐〔歧〕路头坐下，歇一会，或者睡一觉，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，倘遇见老实人，也许夺他食物充饥，但是不问路，因为我知道他并不知道。如果遇见老虎，我就爬上树去，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，倘它竟不走，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，而且先用带子缚住，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。但倘若没有树呢？那么，没有法子，只好请它吃了，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。其二便是“穷途”了，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，我却也像岐〔歧〕路上的办法一样，还是跨进去，在刺丛里姑且走走，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无可走的地方过，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，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。

二、对于社会的战斗，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，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。欧战的时候，最重“壕堑战”，战士伏在壕中，有时吸烟，也唱歌，打纸牌，喝酒，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，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。中国多暗箭，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，这种战法是有必要的罢。但恐怕也有时会迫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，这时候，没有法子，就短兵相接。

总结起来，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，是专与苦痛捣乱，将无赖

手段当作胜利，硬唱凯歌，算是乐趣，这或者就是糖罢。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“没有法子”，这真是没有法子！

以上，我自己的办法说完了，就是不过如此，而且近于游戏，不像步步走在人生的正轨上（人生或者有正轨罢，但我不知道），我相信写了出来，未必于你有用，但我也只能写出这些罢了。

鲁迅〔一九二五年〕三月十一日